

从《经方实验录》看曹颖甫治学思想

黄志华¹ 王明惠² 赵东升³

主题词 经方 @《经方实验录》 @曹颖甫

曹家达(1866~1937),字颖甫,号拙巢,江苏江阴人,近代著名经方大家。治学专宗长沙,著有《伤寒发微》、《金匱发微》、《经方实验录》。其中,《经方实验录》为其门人辑录其生平医案,由曹氏逐案审阅、评语,师生相互切磋、琢磨,从理论到实践,说解、阐发,心得、要领溢于字里行间。现将对曹氏治学思想之肤浅认识略述如次,以就正于同道。

1 知常达变,机圆法活

从《经方实验录》原序知,曹氏之对仲景方感兴趣,始于幼年。而矢志专治经方,其原有二:其一,其父病洞泄寒中,病危之际愈于附子理中;其二,曹本人赴试金陵,重病之时愈于桂枝白虎。切身体会使曹氏感佩“仲景方治,果足脱人于险也”,故“益信经方”。基于此,曹氏潜心深研仲景论著,而在临证实践中,一再强调既要知常,更须达变,举一而反三。当时江南地区名医辈出,而以温病诸派尤彰,素有寒温之争,曾有言“江南无正伤寒”,辄视麻黄之剂如虎狼。曹氏诊病总以辨证为准绳,有是证便用是药,于每年冬季气候严寒之日,对患伤寒者“率以麻黄汤一剂愈之”,针锋相对地提出“谁说江南无正伤寒哉”?

在读古人书方面,曹氏提倡活读,反对死读;提倡全面读,反对片面读,要在深刻领会原著精神实质;最忌望文生义、一知半解、囫圇吞枣。治经方读仲景书尤其如是。曹氏读仲景书,可谓深入于髓,因而能高屋建瓴,临证之际驾轻驭重,机圆而法活。如《经方实验录》大陷胸汤证

其二(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79年3月第1版;下同)案后,曹氏说:“世人读仲景书,但知太阳误下成结胸,乃有大陷胸汤证。而不知未经误下,实亦有结胸一证,而宜大陷胸汤者。夫伤寒六七日,热实,脉沉紧,心下痛,按之石硬,及伤寒十余日,热结在里,无大热,此为水结在胸胁,二条皆示人以未经误下之结胸,读者自不察耳。”在葛根黄连黄芩汤证其三证下说:“小便已阴疼,原属当下之证,设非先经妄下,何至不用硝黄……固知治病用药,当观其通,墨守成方,直土木偶人耳。”又如,在葛根汤证其二下曰:“愿读经方者,皆当临证化裁也。”

治疗产后阳明病一案,曹氏本着《金匱》有产后大承气汤条,径投该方。病家初不敢服,其他医者亦持异论。几经周折终仍以该方获愈。故曹氏感慨曰:“产后宜温之说,举世相传,牢不可破。而生化汤一方,几视为金科玉律,何怪遇大实大热之证,而束手无策也。大凡治一病,必有一病之主药,要当随时酌定,不可有先入之见。甚有同一病证,而壮实虚羸之体不当同治者,此尤不可不慎也。”由此可知,知常尚易,达变则难,而要害却在识证确凿,否则胶柱鼓瑟,无异于刻舟求剑。

2 心小胆大,擅用峻剂

《经方实验录》的医案中,相当大一部分是用峻剂而取效的。曹氏之用峻,决非孟浪从事,侥幸偶然,而是基于对经方的大彻大悟、精湛深造,对病证的准确把握。尤其对疑难危重痼疾的治疗,堪称成功应用峻剂的典范。大承气汤证其三吴姓妇人危在顷刻,满头剧痛而神昏,但身不发黄,胸不结,腹不胀满,惟曹氏慧眼独具,依据其“目中不了了、睛不和”而径投大承气急煎,一剂而愈。正如曹氏所说:“是故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积,宜加辨别,方不至临证茫然也。”

曹氏尝自病痰饮,喘咳,吐浊,痛连胸胁(皂

1 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,河南省新野县(473500)

2 河南省南阳市中医院

3 河南省南阳卫生学校附属医院

收稿日期:1995-11-20

荚丸证其三,服皂荚丸方而愈,并亲自体验到皂荚攻消之峻。但他认为,甘遂破水饮,葶苈泻痛胀,与皂荚消胶痰,可称鼎足而三,而感叹“近人不察,恒视若鸩毒,弃良药而不用,谁之过欤?”

桃核承气汤证其二,曹氏治沈石顽妹之精神病,尽管体颇羸弱,根据“经事二月未行,脉沉紧,少腹似胀”,径投攻下之桃核承气,翌日而痊。故曹氏曰:“桃核承气作用正在能攻下耳……时医畏大黄若蛇蝎,真是不治之痼疾。”

为进一步印证峻剂有出奇制胜之功,在抵当丸证还专门记载了陈葆厚先生的治验。钱妻经停9月,腹块攻痛而非孕。经校,药多剂不效。致予抵当丸10g,使污物得泄而愈。曹氏评曰:“痰饮证之有十枣汤,蓄血证之有抵当汤丸,皆能斩关夺隘,起死回生。近时岐黄家往往畏其峻峻而不敢用,即偶有用之者,亦必力为阻止,不知其是何居心也。”

3 实事求是,不饰己非

曹氏治学态度科学而谨严,尊重客观事实,唯真理是求。他常告诫门人:“予之用大量,实由逐渐加而来,非敢以人命为儿戏也……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他大剂量用药的娴熟技能是在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而成,可谓成竹在胸,决非标新立异之举。如大陷胸汤证其一治陈姓独生子,在处以该汤返寓后,“心殊不安……事后追思,深悔孟浪。至翌日黎明,即亲往询问。”虽然病人转危为安,但曹氏则益信“胆欲大而心欲小”之不欺。鉴于此,“嗣后屡用此方治愈胸膈有湿痰,肠胃有热结之证,上下双解,辄收奇效。”

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药性,掌握第一手资料,曹氏曾亲尝生附子,致一身麻痹,洞泄秽浊之水,不能自禁,久乃沉沉睡去。待醒来时,20多天的泄泻得痊。故他认为:“药不由于亲试,纵凭思索理解,必有一间未达之处。”不仅如此,他还家人患病时进行实验观察。在《经方实验录》原序中可知,曹氏“用大剂附子理中,则自先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;用皂荚丸,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,时吐浊痰始;用十枣汤,则自母氏病痰饮始……”。他这种钻研精神、科学态度及高尚

医德,仍为后学之楷模。

浏览医案书海,包括历代名医高手,以录载效验成功者众,而对自己失误案例往往讳莫如深。曹氏则不然。透视《经方实验录》中的案例,曹氏不饰己非、实事求是的高风无不使读者感佩。如下卷录神志恍惚案,曹氏初治大承气,继投小柴胡,终以桂枝加龙牡而收功。门人“深服吾师医术之神。”而案后曹氏则坦白地说:“此证予亦不能识,惟诊其脉……故决为大承气汤的证,而不料其应乃如响也。”抵当汤证其一治周女干血劳案,曹氏初以大黄廋虫丸,嘱每服10g,日3次,估测尽月可愈;而不复诊,估料已愈。3月之后病反恶化,曹氏“闻而骇然,深悔前药之误”,乃“不能不一尽心力”,终以抵当汤及补益剂收功。

4 衷中参西,参西补中

曹氏所处的时代,正是明清以来西医传入我国、对中医震动巨大的变革时期。尽管曹氏笃嗜经方可谓一往直前、绝无旁顾,但在西医迅速遍及国内的情况下,作为一个“纯粹”的经方大家仍能高瞻远瞩,认识到中西汇通是势之必然。因而,他不分畛域,择善而从,以彼之长,补我之不足。如在皂荚丸证其四就以中西结合探究药性:“除痰之药以有碱性者为长,故咯痰不出者,用桔梗甘草汤,无不克日取效,以桔梗含有碱性故也。痰粘胸膈而不出,则用有碱性之桔梗以出之,所谓‘在高者引而越之’也。胶痰在中脘,则用有碱性之皂荚以下之,所谓‘在下者引而竭之’也。”

曹氏吸收西医新知的目的,正是为了更好地用经方。如抵当汤证其三治华宗海之母经停10月腹不甚大而胀案,曹氏指出:“当时非经西医之考验,及丁医用破血药之有效,亦断然不敢用此。”基于此,曹氏用经方的同时,采纳西医方法诊断病证、估测预后,又明智地认识到经方固良,亦非万能钥匙,故在大承气汤证其三后云:“恽铁樵治王鹿萍子脑膜炎,用羚羊角、犀角奏效,此王鹿萍子亲为予言之。证以佐言所言,益复可信。足见治危急之证,原有经方所不备,而借力于后贤之发明者,故治病贵具通识也。”